

目 录



序 言	胡真才	1
南方高速公路	林之木译	1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	胡真才译	47
中午的海岛	尹承东译	63
一朵黄花	朱景冬译	81
被侵占的住宅	炜 华译	97
粗线画	张 琼译	109
公共汽车	胡真才译	119
妈妈的信	朱景冬译	141
秘密武器	朱景冬译	177
满意的服务	朱景冬译	227

序 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异军突起，一代优秀作家脱颖而出，他们一个个才华横溢，思想活跃。在文学创作上，他们大胆变革，刻意求新，创造出了一大批构思新颖奇特、情节扑朔迷离、技巧精湛娴熟的好作品，终于把拉丁美洲文学推上了当代文学的高峰，产生了令人炫目的“文学爆炸”。而这本短篇小说集的作者胡利奥·科塔萨尔则被公认为这一“文学爆炸”的先驱之一，并被同时代的著名作家们亲切地尊称为“老师”，由此可见其独特的才能和动人的魅力。

胡利奥·科塔萨尔 1914 年 8 月 26 日生于布塞鲁尔一个阿根廷外交官家庭。1919 年随家迁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久，父亲离家出走，一去不返。破碎的家庭在科塔萨尔的幼小心灵上



投下了一层阴影，幸而母亲精通法语且喜好文学，科塔萨尔在她的熏陶下，自幼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7岁便开始阅读法语和西班牙语书籍，以此排遣孤独和烦恼。

1932年，科塔萨尔中学毕业，在工作中仍刻苦自学。1934年，他考取阿科斯塔师范学院文学系，在路易斯·博尔赫斯指导下专修欧美文学。一年后因经济拮据而辍学，去一乡村中学教书。在此期间，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开始业余创作。1938年，受聘于门多萨省库约大学，讲授法国文学，至1943年因政局动荡而失业，随之也失去安稳的生活环境，因而饱尝了担惊受怕、颠沛流离之苦。1946年，他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阿根廷书籍委员会任职。1951年前往巴黎进修文学，并从此侨居巴黎，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员的同时，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文学创作生涯。他的暮年病魔缠身，晚景凄凉。1984年2月12日，他在巴黎逝世。

科塔萨尔早年致力于诗歌创作，他以胡利奥·德尼斯为笔名发表的诗集《仪表》(1938)，



因受唯美主义影响,文字优美,韵律讲究,但内容空泛,未引起重视。这也许是他后来放弃诗歌创作的原因之一。1949年发表的诗剧《国王们》产生了强烈反响,剧作取材于希腊神话中希腊英雄忒修斯怒斩人身牛首怪物弥诺陶洛斯的故事,但他反其意而用之,将食人生番弥诺陶洛斯写成出类拔萃的诗人,英雄忒修斯则成为传统势力的卫道士,以此抨击传统观念,宣传革新思想。此剧奠定了他后来创作思想的基本倾向。1951年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角斗士》,获得巨大成功,如书名所示,书中故事大多讲述人与恶势力的搏斗,作品笼罩着一种荒诞恐怖的气氛,反映了阿根廷人民在独裁统治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恐惧心理。如其中《被侵占的住宅》,描写姐弟俩在居所里深夜听到野猫的惨叫,随即厨房里有声音,继而卧室中有响动,唬得他们东躲西藏,最后终于逃出门。在《公共汽车》中,一位女护士乘车访友,因没有像其他乘客那样携带一束鲜花而被乘客乃至售票员和司机所逼视,经历了从惊异到愤怒再到恐



惧的情感变化,小说把一个女青年惶恐不安的胆怯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此时他获得了法国政府一笔奖学金,去了巴黎。

在法国侨居的 30 余年中,他共创作了 80 多篇短篇小说,分别结集为《游戏的结局》(1956)、《秘密武器》(1959)、《一切火都是火》(1966)及《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1981)等主要短篇小说集出版。《游戏的结局》中的大多数作品仍以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背景,着力描写阿根廷的荒诞现实和白色恐怖下中小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在写作手法上则有更大的突破,即通过特殊的艺术手法,把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如《美西螈》中的主人公从玻璃瓶里的蝾螈身上看到了他的自我的投影,在这里,无论人物是蝾螈,还是人物变成蝾螈,抑或人物把蝾螈误认为自己的映像,人物的变形终究是一种象征,它或说明主人公如同动物一般遭受非人待遇,或说明主人公希望自己像蝾螈一般安全地呆在玻璃瓶里。这种真真假假、



似是而非的描写，正是现实与幻想的巧妙结合。

《秘密武器》中的作品则主要描写了一个被理性蹂躏的世界，其中的人物大多是作者批判的对象。如《好差事》中的弗朗西尼太太，她是一个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女佣人形象，她的“好差事”只不过是替人看管哈巴狗、充当哭丧妇而已，但她却心满意足，自得其乐，以至于因为一位先生递给她一杯酒而受宠若惊。

《一切火都是火》和《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两部集子是作者的中后期创作，它们通过对更广阔、更普遍的现实的描写，发掘现代人的痛苦心理，从中折射时代和社会的本质特征。其中《猛蜘蛛的故事》和《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两篇，可视为作者对自己人生和创作的反思和总结，前者表现主人公寻找寂寞却又不甘寂寞的矛盾心理，后者描写影星格伦达的一些崇拜者为了保持格伦达在他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而篡改她主演的影片，结果越改越糟糕的故事。对影星崇拜者的描写，也正是作者对自己文学创作的一种检讨，标志着他创作方法的重大转变。可



惜这一转变刚刚开始便因他的去世而告终。

科塔萨尔创作的长篇小说有《跳房子》、《中奖彩票》、《用于武装的 62 型》和《曼努埃尔记》等，数量虽不多，但影响深远，尤其前两部作品在拉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早已被译成中文出版。

秘鲁—西班牙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曾明确宣称：“拉丁美洲的作家必须首先是政治家、鼓动家、改革家、社会评论家和伦理学家，然后才是作家和艺术家。”可以说，科塔萨尔既是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又是个超群出众的作家。科塔萨尔出生在欧洲，后来又长期客居欧洲，但他一直关注着拉丁美洲各国的前途和命运，始终与他的祖国保持着联系。20 世纪 50 年代他声援古巴革命，其后，他长期同卡斯特罗保持友好关系。自 70 年代起，他多次返回阿根廷，参加反独裁、反暴力的斗争；他在许多外国报刊杂志上撰文抨击阿根廷军政府以及外国干涉中美洲的粗暴行径，为这些国家的民主和正义事业奔走呼号。他的作品也大都以拉丁美



洲,尤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现实生活为题材,有着浓郁的本土色彩。其中,令人难以卒读的《跳房子》是他一生追求的结晶,也是拉丁美洲文化中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中奖彩票》则因其幽默讽刺的笔调和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生活入木三分的刻画而至今为他的同胞所喜爱。我们编选的这本小说集,同样多角度地显示了科塔萨尔的人格本质。

胡真才

南方高速公路

南方高速公路





司机心里急得火烧火燎……实际上，汽车的拥塞看起来可怕，但却没什么了不起的。

阿里戈·贝内德蒂

《快报》

罗马 1964,6,21^①

起初王妃牌汽车里的姑娘还一个劲儿地计算着时间，尽管驾驶珀泽奥 404 的工程师却已经觉得无所谓了。任何人随时都可以看一眼自己的手表，然而，对这些人来说，戴在手腕上的那个机械装置和收音机里传来的“哗哗”声全都具有了另外的含义，只代表着那些没有愚蠢地选择星期天下午从南方高速公路回巴黎的人所需要的时间，因为他们刚刚出了枫丹白露，就不得不加入车流，在两条车道上各排起六条长龙（大家知道，星期日高速公路只供返回首都的车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辆行驶)。

工程师启动马达,开了3米,再一次停下来,同右边双马力里的两个尼姑和左边王妃里的姑娘扯几句闲话;通过后视镜看了看背后驾着卡拉维尔的那位面无血色的司机;不无讽刺意味地妒忌起珀泽奥203(紧跟在那位姑娘的王妃之后)里的那对像小鸟一样无忧无虑的夫妇(他们正在逗弄着一个小女孩,说说笑笑,吃着奶酪);不时地还得忍受着自己的珀泽奥404前面那辆西姆卡里的两个小青年的粗言恶语;甚至于利用停顿的机会下车走一走,不过不能走得太远(因为没法知道前面的车子会在什么时候重新启动,于是就得赶紧跑回去,否则要激起一阵喇叭声,同时引来一通臭骂),只是去到那位不停看表的姑娘的王妃前面的一辆托努斯跟前,同车上的两个男人发上几句牢骚、说上几句气话(车上的一个满头金发的男孩,此时此刻正沉湎于让自己的玩具汽车在托努斯的车座和后缘上尽情地奔驰);看到前面的汽车没有重新启动的迹象,于是就放大胆子再朝前走上一点儿,



带着几分怜悯的心情望着宛如在 ID-西特隆那个紫色大澡盆里漂浮着的一对老夫妇：老头儿疲惫不堪地把胳膊搭在方向盘上，老太婆正在认真然而却没有多大兴致地啃着一个苹果。

上述情景反复了四次之后，工程师决定不再下车，平心静气地等着警察想办法解决问题。呆在汽车里面，8月的燥热使人更加难以忍受，因而也就越来越懒得动弹。到处都是汽油味儿。西姆卡里的小伙子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太阳照在汽车玻璃和镀铬边角上，发出耀眼的反光。尤其让人受不了的是那种困身车海的烦躁情绪。工程师的 404 在右车道左手第二排里，也就是说，他的右边还有四排、左边还有七排，但是，实际上他只能看清自己周围的八辆汽车，并对上面的乘客了如指掌。除了西姆卡上那两个让人讨厌的小伙子之外，他跟所有的人都交谈过。在走走停停的过程中，人们就形势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普遍的印象是：在到达科贝尔和埃松之前，他们只能这么一步一步地爬行或者更慢，但是，如果直升飞机和摩托警察能



够把拥塞的关键问题解决了，在科贝尔和儒雅西之间速度可能加快。谁都不怀疑在附近地区出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否则，这种慢得出奇的速度就没法解释。在此之前，只能克制着自己，忍受着炎热，等待着罚款，眼望着公路，故意想出各种话题，朝前开 3 公尺，停下来，再开 5 公尺，发一句感慨或者默默地骂一声娘。

双马力里的两位尼姑必须在 8 点钟之前赶到米利拉福雷，因为她们为厨房拉着一筐蔬菜。珀泽奥 203 上的夫妇非常关心不要错过 9 点半钟的电视游戏节目。王妃的女司机对工程师说过，她对早一点儿还是晚一点儿到巴黎倒是不怎么在乎，只是对这种情况不满，强迫成千上万的人像骆驼队一样前进实在太不像话。根据工程师的估算，在刚刚过去的几个钟点里面（当时大概快到 5 点钟了，但炎热却把人们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他们可能前进了 50 公尺。然而，牵着手拿玩具汽车的孩子，过来闲聊的那拉托努斯上的乘客，却不无嘲讽意味地指了指一棵独立路旁的法国梧桐，王妃上的姑娘记得，在那么



长的时间里（究竟多长已经不值得看表去进行毫无意义的计算了），那棵梧桐（如果不是栗子树的话）一直跟自己的汽车保持在一条线上。

天老也黑不下来，阳光照在路面和车篷上，晃得人们眼花缭乱直恶心。墨镜，洒上花露水的头巾，以及为了免受耀眼的反光和汽车每次起动所排出的废气之害而临时想出来的防护措施，纷纷启用，不断完善，成了人们谈话和议论的题目。工程师再一次下来活动一下腿脚，跟尼姑的双马力前面那辆阿里阿内车里的农民模样的夫妇随便闲扯了几句。双马力后面是一辆大众，车里坐着一个军人和一位姑娘，看样子，他们刚刚结婚。工程师对外侧第三排已经不感兴趣，因为要到那儿去，必须冒险远离自己的404。他的眼前呈现出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汽车：奔驰、ID、4R、兰西亚、司科达、莫里斯-米诺尔，应有尽有。左侧对面的车道上有雷诺特、安格利亚、珀泽奥、波斯切、博尔沃，斑驳杂乱，一眼望不到边。真是无聊极了。跟托努斯上的两个男人闲谈了一会儿，本打算再同驾驶卡拉维



尔的那位孤僻的人交换一下感想,可是那人却完全不理,工程师于是觉得最好还是回到自己的车上,去找王妃上的姑娘重新提起关于时间、距离和电影等老话题。

不知是从对面的车道上还是从右外侧的车堆里冒出来的一个外国人,有时也会凑到这边来,而且带来在焦灼不安的车队里辗转传播但并不可信的某种说法。看到人们赶紧乒乒乓乓地打开车门对此大加议论的时候,外国佬对自己带来的消息所产生的效果非常得意,然而,没过多久,一听见有人按喇叭或者有发动机起动的声音,他就不得不匆匆绕过车辆朝自己的车子跑去,否则就理所当然地要激起公愤。就这样,整个下午先后听到了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在科贝尔附近,一辆弗洛里德撞了一辆双马力,造成三人死亡和一个小孩受伤;又说是发生了连撞事故,先是一辆雷诺特运货车撞了一辆装满英国游客的奥斯丁,然后,一辆菲亚特1500又撞了那辆运货车;还有一种说法是,一辆满载乘飞机从哥本哈根来的游客的大轿车翻



了。工程师满有把握地相信这一切全都是或者近乎于全都是胡说八道，尽管他知道，既然交通阻塞到了那种地步，可以肯定在科贝尔附近，也可能是在巴黎近郊，出现了严重的事态。阿里阿内车上的农民在蒙特罗那边有一个庄园，对当地非常熟悉。有一个星期天，他们曾经遇到过交通被阻塞了5个小时的事情，但是，相比之下，那简直算不了什么，因为这一次，偏向公路左侧的太阳正把最后的金色光芒喷吐到每一辆汽车上，烤得金属烫人，照得人睁不开眼睛，背后的树影一直没能退出视野，前方远处隐约可见的景物始终不肯移近，人们无法真正感觉到车队在行进，尽管是极其缓慢，尽管是走走停停、突然刹闸，尽管是永远只能挂头挡、只能十分恼火地脚闸、手闸并用地再从头挡退回到制动状态并最后熄火，如此反复，一而再，再而三。

有那么一次，工程师闲得发慌，于是决定利用一个停车时间特别长的机会到左侧的车队里去走走。他越过王妃，遇上了一辆DKW，另外一辆双马力，一辆菲亚特600，最后在一辆德索



托旁边停下来,跟那位从华盛顿来的心焦火燎的游客交流了感想。那个美国人必须在8点钟赶到歌剧院。他几乎不懂法语,You understand,my wife will awfully anxious,damn it^①,他们还议论了一些别的事情,这时候从DKW里下来了一个推销员模样的人。这人告诉他们,刚刚有人带来消息说,一架流浪幼狐刚好跌到了高速公路上,死了好几个人。流浪幼狐事件无意中给那位美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于听到了一阵喇叭声而急忙赶回自己的404的工程师对此也很重视。他在返回的途中顺便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托努斯上的那两个人和203上的那对夫妇。在车队又缓缓向前挪动了几公尺的过程中,工程师又把这个消息详详细细地对王妃上的姑娘讲了一遍(此刻,王妃落到404后边一点儿,再过一会儿,404可能会落到王妃的后面去,但是,事实上,这12排汽车是一起行

^① 英语,意为“你明白,我妻子一定非常着急,真见鬼。”